



譚海

卷一

45
137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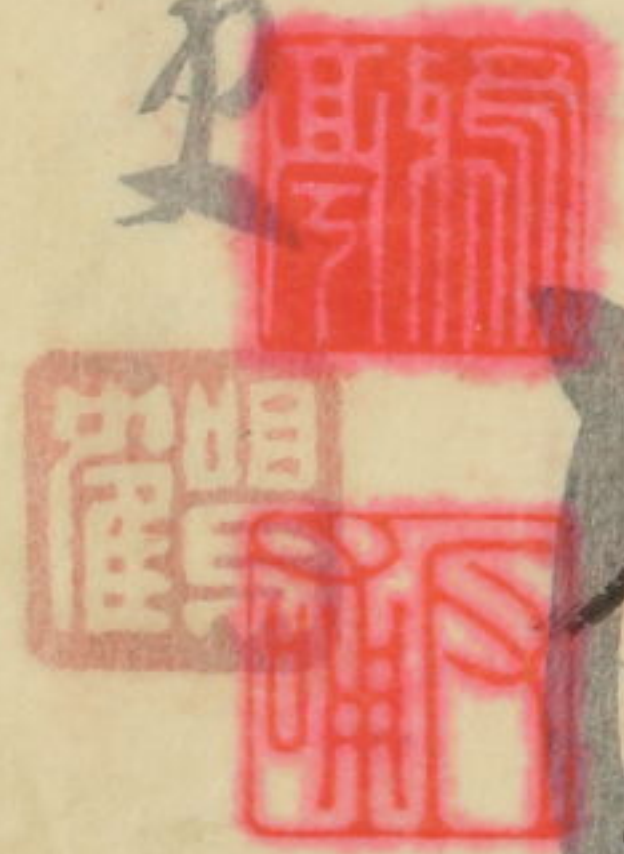


45
1371
卷 1



曾
言
一
鴉
亭
主
海
母
藏

曾室仙史



昭和八年
六月三日
小田村吉氏
藏
大泉館

1371
1

加口
卷
廿八
藏

新刊

山

藏

藏

嘉
興
書
庫

嘉
興
書
庫

譚
海

寫
室
仙
史

寫
室
仙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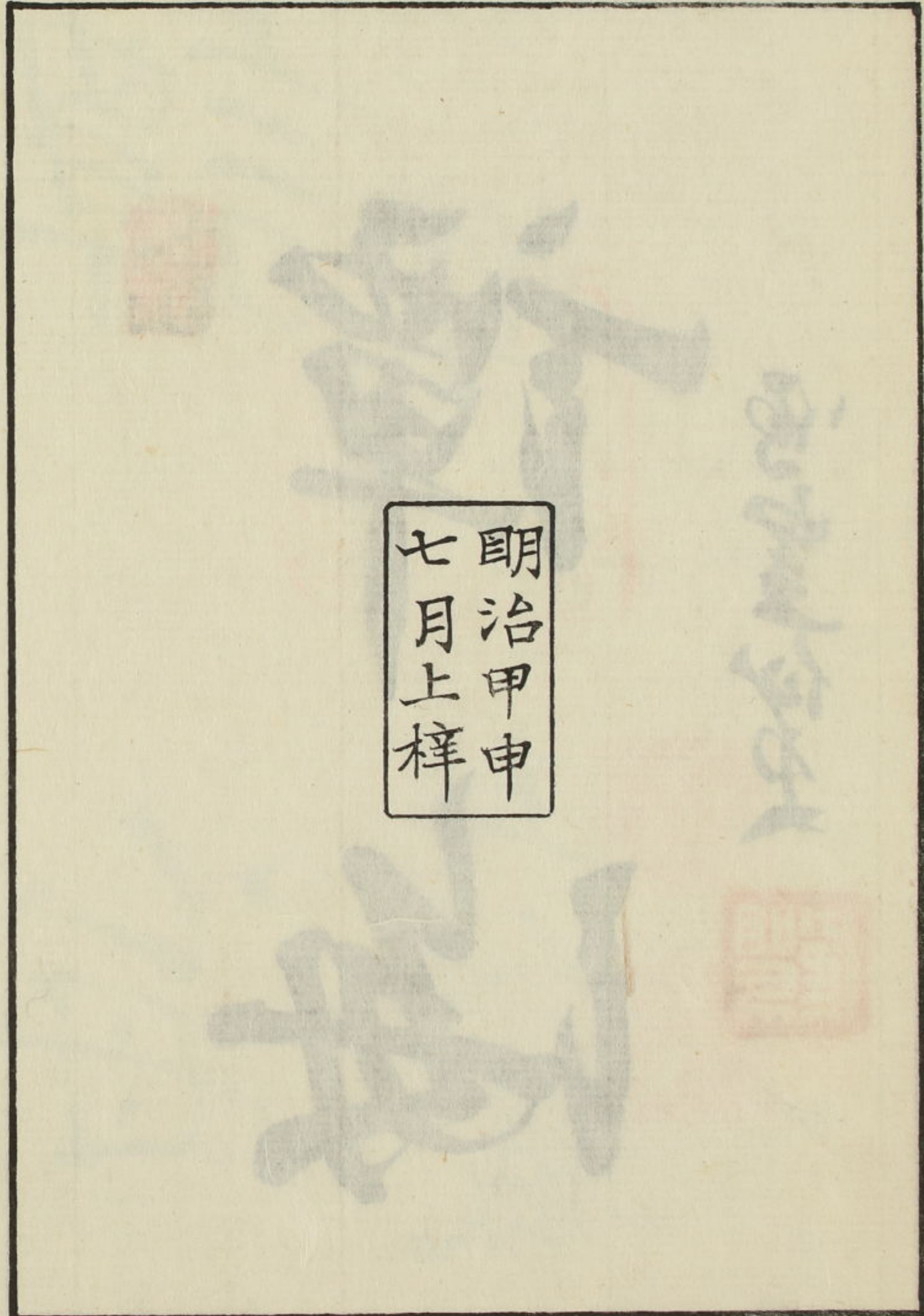
柳蔭精廬圖

甲申六月瀨湖上好石篆

覃每



明治甲申
七月上梓





綠陰圍繞讀書樓。薄暮捲簾原野
流。絡繹聲傳。以旌首。晚芳葉紅霞
野。塔於官道。心車回駢。江上風煙
沈。沙小。浪難忘。舊地且成。避暑
朝遊。高柳亂。碎風影。涼獨思。詩句
費。高。重。事。時。文字。自。寸。拙。罵。他。語。言
間。作。狂。戲。葉。魚。過。荷。露。友。負。鋤。人。去
稻。花。香。城。在。多。似。郊。居。好。不。覺。淹。留
十日強。甲申七月學海居士百川題

談海叙



虞初九百尚矣。四庫全書總目
分小說家類為三派。曰雜事。曰
異聞。曰瑣語。凡三百一十九部。
多哉。余未能遍讀。而盡識焉。若
近世所傳。聊齋志異。夜談隨錄。
如是我聞。子不語諸書。率皆鄙

猥荒誕。徒亂耳目。而吾友依田君百川著談海。頗有異其撰者。蓋彼架空。此據實。彼外名教。此寓勸戒。彼主諧謔。此廣見聞。且夫王公相將。盛德偉業。磊二軒天地。何憂湮滅。至畸人寒士。才女名妓。一言一行。一技一能。可

喜可悲。可咲可泣之事。則正史不載。大人不語。孰得而傳之。乃博搜廣蒐。合三派為一。寫以妙筆。猶五都之市。雜陳寶貨。大小輕重。唯購者所擇。吳均續齊諧記。李善取以注文選。王仁裕天寶遺事。為涑水通鑑所採。則此

書之裨益於學者可知矣。百川
讀書五行並下。能文雄辯。罵經
生迂儒。不抵半文錢。其談藝苑
盛衰。閭巷風俗。苟及院本雜劇
婦女妝飾。衣履鈿釵。玩好之細。
由俗入雅。必委討源。鑿二可聽。
今代舌以筆。遠近傳觀。洛陽帝

貴。然不知者。或斥為鄙猥。為荒
誕。與志異。隨錄諸書一例視之。
故余弁一言。以解嘲於未然也。
明治甲申夏至後三日

甕江川田剛撰



古梅巖谷修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言', '出', '我', '口', '而', '入', '彼', '耳', '彼', '我', '應', '答', '意', '領', '心', '解', '啞', '然', '而', '笑', '怡', '然', '而', '喜', '名', '曰', '談', '話', '雖', '然', '談', '亦', '非', '一', '焉', '有', '立', '談', '而', '決', '事', '者', '乃', '經', '且', '日', '而', '未', '畢', '一', '者', '必', '有', '不', '可', '不', '談', '者', '乃', '不', '必', '談', '者', '其', '捫', '虱', '語', '當', '此', '物', '者', '不', '可', '不', '談', '而', '語', '也', '其', '捉', '麈', '尾', '談', '也'.

談海序



言出我口而入彼耳。彼我應答。意領心解。啞然而笑。怡然而喜。名曰談話。雖然談亦非一焉。有立談而決事者。乃經且日而未畢一者。必有不可不談者。乃不必談者。其捫虱語當此物者。不可不談而語也。其捉麈尾談也。



老莊者。談亦可也。不談固不為不可也。
言語或不通。則可任筆。而談也。長
夏永晝。對局二子。則手亦可。以談也。於
是我邦先輩。不特口能談之。其著海
警防虜之策者。曰海國兵談。其引
證古經。辨駁諸說。別樹立一家見解者。
曰九經談。之敘述古今儒士之言行。歷々

可徵者。曰先哲叢談。遂至今一場一夕之
談。膾炙人口。傳播後世。談之不可已於
今日者。豈此斯。談豈易言乎哉。聞者哂
曰。談人為言。業已命之矣。敢問談亦有海
乎。曰。曰乃為。蓋海者百川所歸。一嚮。蛟
龍躍焉。魚鼈殖焉。堯水襄陵。而弗加
涓滴也。湯旱赤地。而弗減尺寸也。於是

官途之升沉。階級之黜陟。如朱門而暮
白屋。昨顯達而今幽潛。不啻波濤之險
惡。名之曰官海。其當春日清和。百花交
發之時。綺羅繽紛。絲肉如織。名之曰鶯
花海。浮屠氏則有福壽海。苦海則狹斜
之別名。由是觀之。談之為海。何足怪乎
哉。頃者友人依田學海君。消夏避暑之

暇。記述千古文豪武傑。佳人吉士之傳。與夫
佻倖名妓俠宦武夫之事行。存于口碑。傳
于豎乘者若干篇。裒然成冊。題曰談海。蓋
摭諸西人所著。是我聞聊齋誌異。野語
隨錄等諸書。別出一家手眼者。但以率
說鬼狐。是以多架虫馮虛之談。是則據實
結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備脩史之

料。可以為作文之標準也。唯予學問膚淺。筆墨鈍澀。公然題其卷之。以窺其源。以異其精。衛御石。蠶殼測海乎哉。若其晤談沙于唐突。請于海涵焉。

明治壬午桂月三溪菊池能識



雨香墨守良書



凡例五則

一忠考大節其跡較著。世自有史乘。唯異事暗行。儘有可傳者。記載不備。即備亦文字鄙俚。不足以垂後。先生操觚。或據稗史隨筆。或親質其人。以為之傳。取舍增損。蓋有深意在。覽者審之。

一世間此等文字。不啻汗牛。然皆說鬼談狐。多是恠誕。先生據實直書。文章自妙。

一此編隨得隨錄。今古錯出。不必按年月。

一凡讀文字。要知作者用意。菊池三溪翁評雖周且密。而余輩於先生文。頗有領解。故特為初學示格。

法行間不署名者皆出二人手。如其贊揚妙處豈敢。豈敢。

一書肆鳳文館請刊此書。余輩不憚曰。先生之文主實用。甚富著作。今舍彼取此。何也。先生笑曰。均是文章。何擇彼此。遂付之剞劂氏。

明治十七年甲申七月

杉山令直心
依田貞繼雄甫 謹識

譚海目錄

卷之一

巨盃

妙海尼

正傳尼

義兄弟

豐年糝

轆轤頭

名妓瀨川

奇妓首信

俠妓小柳

俠客曉雨

澤鶯君

小君

小出氏僕

蝦夷三孝子二貞婦

駱駝生

女盜

騙盜

芭蕉

其角一目

近松門左

其碩

西鶴

鬼貫

太田南畝

京傳

馬琴

三馬

一九

種彥

諧談十二則

譚海卷之一目錄終



譚海卷之一

東京 依田百川學海著

美濃 杉山令三 郊

合評

北總 依田貞繼 耕雨

巨盃

井伊直孝為德川氏勲臣好飲勲臣及好飲一斗不

亂諸將迎宴必作巨觴進之直孝大喜內藤忠興請

直孝其第亦以一巨觴容一斗者進之直孝喜曰請

主人先飲直孝雖一百觴可也忠興辭曰某無涓滴

之量敢辭菊池三溪云摸直孝笑曰主人不能請陪



客代之。陪客不能。請僕從代之。後段伏線忠興乃退。謀之陪客。陪客皆曰。一飲尚或可矣。若再之不能也。井伊公善飲。豈一再而止耶。無代飲者。抹却陪客乃謀之臣僕。無應命者。抹却臣僕忠興不得已出謝。直孝曰。即廁養卒亦可矣。逐次逼來忠興復退。問之老臣。老臣急馳入。盡召郎中士議之。有一人曰。臣能飲之。四字快絕。不啻飲一斗酒。且能飲許多多老臣驚見其人。即新任者馬場三郎兵也。老臣喜問。果飲一外否。曰能。更飲二外否。曰能。四外五外何如。數層迫出。下文快語三郎起曰。臣能飲一斗。不論外合也。三溪曰。多多益辨。不唯准陰用兵。用一起字。有聲有色。妙極。老臣告之。忠興入言

之。直孝喜曰。速來。急性人活寫三郎進拜闕外。直孝呼曰。勿。且見汝面。三郎曰。唯。仰見直孝。直孝諦視之。面黑身長。寡髮多髯。額有三創。三溪云。寡髮多髯。飲伯面創。正是通篇點睛。又云。額上三狀貌奇偉。乃使其先飲。三郎辭。初如直孝曰。勿多言。盍一大嚼。急性人活寫三郎乃舉巨觴。一飲而盡。不餘涓滴。後如脫兔直孝稱快。命左右再取酒來酌之。三郎又一飲而盡。如是者三。毫無醉容。直孝拍髀大呼曰。快。男子可與言也。乃取飲之。忠興命近臣進下物。直孝曰。三郎為余說一快事。代下物。逐次逼來三郎謝曰。臣僻陋老卒。不知世事。焉敢言。直孝曰。贅言不欲

聞矣急性人活寫且言汝額上三創三溪云語勢捷三郎

頓首固辭直孝不肯強之再三乃曰臣幼與他兒戲

誤倒地觸石得之言未畢直孝奮然瞋目按劍曰妄

矣吾往來戎馬間久矣打傷刀傷一睹知之苟欺我

且齒此劍急性人活寫舉坐盡驚面無人色三郎神色自

若良久徐曰所謂會家不忙臣欲無言言自辱不言辱君寧

言之臣本甲斐武田氏將馬場信房庶腹子也父死

長篠後無幾武田氏亡至此一解初吐露情實臣尚幼與父客

數人逃走信濃年稍長欲奮力戰陣會大阪募士首

起應之屬木村重成部下元和乙卯五月七日極忙中乍

插入支干何等閑心妙腕重成率兵決戰麾眾曰勝敗在此一舉

臣乃揮槍而進東軍萬餘人蜂擁至擊破其前軍既

而敵反戰主客紛拏飛塵掩天臣見一將被朱甲着

朱袍讀者須着眼騎赤馬督戰者謂是好敵手拍馬舞槍

直刺其胷甲堅不入敵將右手執麾左手執槍杆引

之臣乃捨槍相搏墜馬敵躍騎臣背褫臣盜臣縮頸

而俯日騎日禡日縮想見急忙遽劇敵倒刀連斫者三並中臣額殆

死我兵來救敵將一手支之臣得隙而逸敵將大呼

孰能捕者敵騎追至臣奮力死戰僅得免今而思之

冷汗浹背矣三溪云神龍頭尾鱗角至此畢露末段

於直孝語中見之。座客聞之。愕然無出聲者。直孝莞爾曰。快哉言也。有此好下物。安得不飲。因連引三觴。不敢容易說出來。顧命其侍臣之。即取一筐來。且曰。三郎汝所著盃製何如。曰。十八條筋頭形盃。係臣父遺物。仍帶世傳。直孝乃開筐。取一盃示之。三郎驚曰。是臣盃也。何為在此。直孝大笑曰。汝識朱甲將乎。即吾也。如雷貫耳。因謂忠興曰。公得良臣矣。方三郎逸。予使五人追之。三郎反擊。斬三人。傷二人。勇不可當。公盃以三郎見與。給以三千石。從直孝口中補一筆。當日光景宛然。忠興曰。僕薄祿乏士。幸得三郎。不忍舍也。直孝乃止。召

三郎勞之曰。善事汝主。予好飲。未有若今日之快也。三溪云。以飲字起筆。以飲字收筆。首尾照應。結構完密。忠興遂祿以一千石。為軍監。子孫世其職。三溪云。無量不及亂。一飲斗酒。多飲伯固。其宜也。况多力而善戰。起過萬衆。給以三千石。何足惜乎。

妙海尼

赤穗義士堀部武庸字而未婚之妻。其名曰順。武庸義父彌兵衛金丸女也。妙海尼之奇節。以未婚最著。故表之。初武庸斬叔父仇於高田馬場。金丸見而奇之。往請武庸為己子。欲妻以順。未及婚而國難起矣。順時年十四。與祖母正傳尼事君夫人。其去國時。隣邑侯伯嚴兵警備。

戈旗擁路順偕大石良雄妻禮服僕頭從容一揖而過觀者嗟賞焉。尋常婦女恐惶不遑走避。而禮容如此是後段伏線。後從祖母同良雄夫妻匿京師山科里方是時仇家慮良雄伺隙日夜警備不得間良雄憂之乃密授計於順及女伴六人往事之然恐其為所覺先歷仕數家以事辭去最後得入仇家因報以動靜義徒乃得乘間襲擊蓋七女子力居多焉仇人死六人者曰妾等甘事仇家何面目再見人乃自殺。報讎是光明正大事然仇人報讎苟無計以破之或致失敗反間之策實出於不得已其自殺宜矣。而順先以報事出不預於難於是受良雄密旨復逸去及良雄等賜死乃見林父

蕭山和尚於長崎清泰禪寺請祝髮為尼蕭山曰汝少年不知志操果何如豈得遽歸佛耶因閉之一室僅通飲食如是三年守志不衰蕭山曰好比丘尼也為剃度名曰妙海時年十九。蕭山掘部氏嫡宗有故為僧以此語觀之蓋非常人足於是單身旅裝經歷諸州窮山絕谷無遠不至拜佛誦經為四十七士祈冥福妙海素有姿色至是以墨塗面著緇衣作男裝路經長門宿清末逆旅罹病殆危主人求見路券妙海掉頭曰非見城主若近臣不可主人驚告諸隣。被主人欲逼見之妙海堅執不肯。妙海不獨守節蓋有智略乃告諸吏城主聞之遣醫及近

臣二名視之。妙海始言妾淺野氏遺臣堀部金丸女也。至是自言。乃能動人。苟輕發之。為世所嗤笑。豈得取重於人君乎。城主大驚。厚給之。病少間。妙海謂吏曰。取妾所帶糧囊來。吏乃啓之。則粲然白金也。驚問其故。曰。巡國志遂將赴江戶。有請於幕府。是所以為資也。良雄所投密旨。蓋是也。然未說破。至後段始得明白。妾即死。納之泉岳寺。以資先公冥福。敢煩執事。言畢而泣。城主許之。既而病愈。厚謝其惠去。居數月。幕府執政早朝。樹槍捧篋。前警後驅。肩輿疾行。當時執政。自簿實如忽有一人杖插書疏。口呼控訴。欲攀輿而言者。突如而來。目眩膽顫。從者大驚捕之。則妙海也。付之吏。詰其狀。妙

海答曰。無他。欲復淺野氏耳。至此說出。斬絕語絕無支蔓。吏喻以

法禁。卻其書。見却。放去。妙海不屈。居一月。候他執

政。過復上之。見卻如故。再上。再見却。妙海猶不屈。無幾復

上之。遂下之於獄。三上。下於獄。然以其女流不罪。更戒曰。

長矩犯法。賜死。不得復其封。今而不止。罪且不測。妙

海仰天歎曰。予固決死矣。死且無益。將俟時而發也。

三上。猶不屈。曰。俟時。其苦節可想。遂結廬郊外龜戶村。朝夕誦經。以

祈主家興復。為義士祈福。為主家祈復。不失歸佛本旨。後移居四十七士

墓側。於泉岳寺。年九十餘而歿。先是執政松平正武

田沼意次等聞海為人。時延見之。既而將軍亦欲見

之。海辭曰：主家不復老尼望絕矣。即見君上，何益？諺曰：物不有所須，雖一葉無用。崑強老嫗，雖至死不失其志。海目不識字，而記性甚敏。幼侍主側，聽其誦國詩，暗記不失一字。又曉武事，雖男子有不及者。後領起。義舉之夜，金丸被酒而卧。海為撻腰，忽聞有叩門者，乃呼覺金丸曰：同盟至矣。金丸蹶然執槍而起。海曰：阿爺長槍，不便於室，盍短之。金丸曰：是也。兒女子從誰聞之？泫然攬淚，乃截其柄。此段補叙前事，不獨寫妙海機警，并金丸氣概，雖老不衰活現。百川曰：余居墨水，距龜戶不遠，求妙海尼舊廬地不可得，徘徊久之。頃從友人堀中徹藏，借佐治為綱所著妙

海尼逸事，為綱青山侯臣嘗訪妙海尼於泉岳寺。其書皆所親聞者也。余乃為作傳。逸事又載女伴六人，其一為仇家妾，義舉之夕，良雄謂六人曰：汝輩食仇家食，義當死。六人者乃提刀出戰，皆死。為妾者戰最力，擊傷堀部金丸股，即被殺。一書兩說，不知所適從。今姑就一說，以為自殺。異說不得與，心文相混，別叙好。夫委質懷貳，豫讓且知其非矣。大石氏寧不知之，顧獨出於此，益有不得已，抑所傳不實歟？并記以待後之明者。實是疑案。

古人所為，往往有不可解者。

正傳尼

正傳尼為赤穗城主淺野氏臣堀部某室生男女各一男有故為僧不嗣。即海尼傳中乃養族子金丸為子。妻以女。時女年十六。金丸年四十二。女不擇。正傳怒曰。金丸智勇足以為堀部氏嗣矣。汝以年長為嫌。宜為他姓婦。不得在我家也。女懼從之。遂生一女。無幾病死。正傳乃自撫養之。名曰順。後所謂妙海尼也。堀部氏女子皆賢可為奇也。正傳以女丈夫聞。先以一淺野侯徵傳公子長矩。正傳朝夕奉事甚謹。每晨盥嗽畢。乃捧書勸讀於公子。未嘗一刻去側。少有情容。涕泣諫爭。公子性急。輒怒不可解。然見正傳尼。顏色沮喪。默然

而止。其見憚如此。年七十餘致仕。而長矩遂以急性敗。人皆惜不用。正傳之諫也。曲突移薪不見賞。燒頭爛額為上客。古今同慨。國除時。正傳尚在。與大石良雄妻子。出匿京師。孫女順從焉。居數月。義孫武庸以事自江戶至。正傳不見。使人謂曰。汝來何故。得無非欲見汝妻孥乎。武庸曰。非也。欲見大石君謀事耳。乃出見之。入謂順曰。汝夫來。汝欲相見耶。讀者猜順面發頰。良久曰。然。多少低情致。正傳正色曰。挾汝雙眼。示我以見汝夫。順驚謝止。如截鐵義舉後一年歿。年八十九。臨死遺言。孫順曰。淺野氏絕祀。義士未瞑目於地下矣。汝雖婦女子。竭

力謀之。是汝責也。言畢而絕。有此祖母。有此孫女。英氣至今如存。

義兄弟

大川清俊通稱友右衛門。世仕稻葉侯。有武幹。善挽強馭悍馬。馭馬伏線法。身長八尺。白皙隆準。美丈夫也。年

三十餘。未娶。有勸婚者。答曰。婦人能使人骨柔軟。不

欲近也。然則龍陽君使人皆笑以為狂。清俊毫不為

意。方其與友人飲。有女子來佐酒者。麾遣之。否自避

去。其奇僻如此。有此奇僻。然後一日拉二三友遊淺

草寺。見一少年。紫衫綠袴。長袖垂地。面若雪髮。可鑒

緩步而來。偶見白鳩驚起。顧眄微笑。鬚少露。三溪云。男

色動人甚於女色。軻屏四字。雖鐵石心腸。木強漢子。安得不魂消。清俊痴立半頃。不

覺呼曰。可兒可兒。目送久之。三溪云。白鳩與紫衫。映帶湊合。布衫著色之妙。

如觀江戶錦繪。既還舍。心神恍惚。眷戀不止。殆成病。因密使

人物。色少年則細川侯侍童。印南數馬者也。數馬名

春蔭。為侯乳母子。幼養宮中。侯愛其聰慧。命侍左右

寵遇日隆。三溪云。忽入春蔭。然謙抑謹慎。為人所重。

清俊聞之。愛慕益甚。春蔭出身從清俊。耳邊聞出來。故妙。遂棄官去。變

服為隸。役於細川氏。日夜謀近春蔭。未得便也。侯好

馬。嘗命春蔭調馬。馬逸不可止。清俊執箠在墻外。箠字

奴隸形。容活現。躍入勒之。抱持下鞍。春蔭面發頰喘。定慰勞。

侯見奇之。好馬一解與擢清俊為騎士。稍與春蔭親狎。春蔭疑其非常人。問知其為己屈節。感激不已。密約為兄弟。好漢識好漢。不一夜延入寢室。會侯至。命點茶。春蔭倉皇急匿。清俊於襟中。侯陽不知。命舉襪移之別房。屏左右。啓出清俊。詰其故。清俊叩首請死。侯笑曰。休矣。他日有事。將索汝命。乃呼春蔭賜之。曰。預以償汝。二人感泣不能起。此一解後段烈居數歲。江戶大災。火及侯邸。侯避之別業。既頓足曰。封土印券藏在心寢。偶遺之。顧左右曰。誰往取者。言未畢。清俊進曰。臣能之。然燭熾矣。若死請檢臣屍。語急句短。想見光景。

辭出。顧其僕欲言復已。四字有無窮心曲。斷衣袖付之曰。致吾弟。三字勝萬言遺書。疾馳至邸。火勢猛不可近。清俊露袒排門而入。俄頃轟然一聲。殿閣為燼。清俊不知所在矣。三溪云。文勢騰上如觀火。又如名優演劇。滿場喝采。驚天動地。來。火熄。侯使人跡之。有爛死殿址。若自屠腹者。即清俊也。細檢腹底。鑿地尺餘。納印券。身覆之。乃得完。若使凡筆叙之。馬清檢。死想像實況。乃能詳悉事情。先是僕還報。春蔭抱斷袖泣曰。吾兄死矣。果如其言。侯聞憫惜厚卹之。命春蔭冒大川氏承其後。野史氏曰。清俊溺色。殆陷大辟。固不足道。然感恩効命。亦不欺其心者也。刻摸史遷昔

者楚王使坐客皆絕纓。以免挑美人者。遂得其死力。
顧未聞授以美人。則侯真達者哉。三溪云。友衛自及。事演戲以主張之。
稱史以敷衍之名。曰血達磨。蓋以死護寶畫者也。而彼則架空命意。是則据實結撰。行文之妙。措詞之精。世不見其匹。絕技絕伎。

豐年糝

頭戴一盤糝。子口唱一齣俚曲。跳舞街上。叫賣之。童子譁然從其後。糝曰。豐年糝。人曰。豐年者。取其所唱首句也。真馬所見。正是順叙。其糝極粗。其人極魯。其衣服極敝。惡其歌詞極鄙。拙而其所售極夥矣。倒叙。士人買。商賈買。娼妓買。老者買。幼者買。貧者買。富者買。八百八街。

莫人不買。喚馬其歌。則街上之兒童始倣之。既而丐奴乞兒盜賊騙拐呼酒鼓盃亦倣之。既而王侯貴人名士豪客張宴聘妓亦倣之。抗墜疾除務模其調。以為笑樂。前者唱。後者和。好事者描其貌。以致利云。三溪云。極字五。買字七。倣字三。前後映帶。以起波瀾。筆墨老成之極。賣糝者今忘其姓名。狀貌奇異。益浪華人家。素豪富。擲金如土。負債山積。田宅家財。盡為債主所得。赤身子立。乞食道路。一日自奮曰。吾猶有身在。豈無衣飯。乃來寓東京。然無所得食。有憫其窮者。為教以唱歌賣糝。曰。以子之容貌。加以奇異之歌。可以僥倖也。乃從之。隣里恠笑。以為

異物。豐年者不顧。且歌且賣。兒童識其聲曰。是豐年者也。豐年者之名遂大著。此一段畫龍點睛。豐年而者精神色澤。寫出如生。而黠者羨之。乃擬其裝而出。無能辨其真假者。然其人稍狡。其糝稍甘。其衣服稍鮮麗。其歌詞稍巧妙。無幾擬者日稍加。而買者日稍衰。拙者反博大利。巧者一蹶不振。蓋以真質異趣遂大折閱乃止。而嚮之豐年者既羸數百金。以買宅居貨儼然紳商矣。人不復知為前日之跳舞街上者也。三溪云。與首筆照應。結構完密。又云。有順叙。有倒叙。有追叙。有補叙。善寫出豐年者面目。躍然如生。已有此筆舌。嗤罵嬉笑。莫不入筆也。

轆轤頭

轆轤頭。漢人謂之飛頭蠻。載鄜湛露赤雅云。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須臾飛還。其覺如夢。雖獠不知也。又占城有尸頭蠻。本婦人。目無瞳子。飛食童子糞。然蠻俗荒陋。其所傳妄誕。未足以為信焉。三溪云。先引證入實事。鋪叙有次第。獨如我邦寶曆中江門本石街鐘樓女子殊可異也。幕府時置報時鐘於本石街。賤役也。其人生一女。容貌端麗。肌膚雪白。頸稍長。反覺其嫵媚可喜。首段所述飛頭蠻。得禱可憎。此則好女子。偏相反照。年十四。學書於金吹坊馬場某。蓮步過路。一市屬目。市中少年執業者。聞其履聲。爭出見之。然不敢指名。以其頸長。戲呼為轆轤

頭蓋坊間畫轆轤。恠貌極美。故也。一時戲名。亦人情所有。不從奇恠上

叙來。反向人情中。描出。殊覺有理。女子聞為耻。懊惱累日欲死。父母

百方解諭乃止。家素饒於財。無男子。為女索贅婿。富

商某子聞女美。貲產千金往贅焉。何等新婚之夕。酒

醒燈冷。夫婿熟視婦面。鬢毛無頰。微汗生香。睡正熟。

自謂得偶如此。婦足矣。凝眸半頃。乍見頸稍延二三

寸。既而五六尺許。雙耳習習如飛鳥之使翼。旋轉良

久。止於屏上。皓齒粲然對婿一笑。夫婿大叫。暈絕。女

子俄然起。其頭如故。艷絕。峭絕。冷絕。見夫婿倒地。大

驚呼藥。解救得蘇。女子自不知而反問於人。其為問

眼華見恠明矣。不說破故妙。

其故夫婿戰慄不答。明日以事辭去。何等既而轆轤

女子之名大噪。都下無復言嫁娶者矣。神田白壁街

有醫曰山口丈庵。有膽氣。家奇貧。聞女子名。笑曰好

女子。嫁我。病且愈耳。父母大喜。厚貲遣之。女子性行

端謹。勤儉。治家琴瑟和諧。未幾舉男。無復他異。實寶

曆六年三月事也。飛頭恠本必無之事。丈庵有識。而

三更誰決其有無。凡為事不可不出此奇警。野史氏曰。余嘗遊淺草寺。觀

招牌畫一女子。飛頭奇之。往見焉。有十六七女子。背

黑慢坐。鼓笛喧鳴。其頭忽長六七寸。觀者驚異。然余

締視之。其軀矮短。不與頭類。蓋軀係木製。有人從慢

中伸縮其頭耳。嗚呼鐘樓女子不知其為飛頭。而其長五六尺矣。是伎百方計畫。不過六七寸。為人所識破。世復何苦角巧偽哉。不問其真偽。且借觀伎一噓。所謂輓頭為訛言可知。○

三溪云。行文施轉。伸縮自在。與飛頭爭其奇幻。令贅婚輩讀此等文。當絕叫昏倒之不服也。

名妓瀨川

幕府之盛。人材輩出。上自執政大臣。文武百僚。下至巧藝伎術。巨商良賈。俳優娼伎。莫不有曠世之英傑。絕代之奇才焉。其著於國史者。今不具論。膾炙人口。艷說江湖。如名妓瀨川亦其一也。總冒先揭其大意。後入題。瀨川者下總國小見川村農家女。幼鬻吉原妓院松葉屋。

容貌絕麗。動正閑雅。而氣宇軒昂。

四字一篇主腦。以下耳目口鼻四支

百體。坐作進退。皆從此生出。

院主延諸伎藝師教之。凡琴棋書畫

笙簫鼓樂。莫一不解。莫一不工。最妙於心畫。纖手握

管。雲煙落紙。獲者以為至寶。又妙易善占筮。為諸妓

指其前路。往往奇中。雖老卜者無以難也。

善書業已奇矣。善占

筮更奇。往往奇中。最奇。真奇女子哉。

嘗觀妓雛鶴曰。阿姉相甚福。可以

為豪家婦矣。富澤坊商山崎斗仙家累萬金。聞奇之

購為妻。諸妓大驚以為奇。

余不服其善相。服其一言能福其人。爭來求

相然不輕發也。深川有業木材者。逢災暴富。與妓蝴

蝶暱。約償身價有日矣。戲使瀨川相之。瀨川一見驚

曰是窮相也。蝴蝶且怒且嘲，以為妄，未幾其人以罪繫於獄。蝴蝶遂落魄死。著者奇中，與前老卜者緊呼應。時有善時曲者，常盤津文字，始唱豐後調，聲音妖冶，其調極鄙，但猥褻。然喜聽者甚多，狹斜中莫不做唱焉。瀨川獨鄙之，禁侍婢不許歌也。一雙明眸，識見卓越。文字白皙而長，自負其貌，常喜瀨川才色，啗幫間正三，以數十金求一夕歡。何物老狸，乃爾膽大。凡娼院舊例不許延鬻歌曲者為客，正三百方苦勸，瀨川笑許之。此笑字有，多少手段。文字喜甚，鮮衣美帶，故自修飾，夜抵松樓，瀨川延之一室，造構雅潔，壁懸趙松山水畫幅，瓶插一枝梅花，清香馨烈，使

人氣肅。鋪張一番，然後捧出一位佳人，即有趣。既而銀燭高烧，精饌盈席，瀨川盛裝而出，光艷四射，酒三行，瀨川曰：聞大夫善歌，請為妾度一曲。文字大喜，歌喉宛轉，盡其絕伎，曲罷，瀨川顧侍婢曰：取彼物來。四字想見其氣字，彼物二字更妙絕。至則白金千錠也。瀨川笑曰：聊以勞大夫一揖而入，文字嗒然失色去，其氣岸類此。豪商江戶屋宗輔愛其為人，往來甚密，欲購為貳室，院中皆嫌其非嫡妻，瀨川布算自卜，又攬鏡自照曰：薄命天也，遂歸宗輔。歲餘病歿，年二十八。三溪云：伏線發見，結法極妙。野史氏曰：古者名妓著名當時，如吉野高尾、世巖

其名者何其夥也。豈有才識不群與徒以色稱者異其選歟。乃若瀨川煙花一女子能精風鑿抑亦奇矣。唐名妓薛濤崔徽才情文筆不讓鬚眉男子。至今嘖嘖焉。遂作之傳。三溪云。本傳刻意用濃厚筆。故至其論贊。疎疎點點。作者苦心可想也。

奇妓首信

漢土謂男子以色寵者為面首。又俚言謂妓為粉頭。一身之美在其首也。首筆先說。出首字。首信。面首不獨為京妓。首唱。享和中京師祇園有名妓焉。世稱為首信。信其名冠以首者其美可知矣。信之父曰御所櫻長兵衛。以角觥伎著弟子數十人。信年少有俠氣。又能鑒識人物。四字為後段三

井氏子伏脉

非尋常脂粉中人也。既長。聲價益高。東山觀花之筵。鴨河納涼之場。坐無此妓不為豪焉。豪富子弟爭擲千金。欲買一歡不能得也。而信獨暱三井氏

子。三溪云。正是插叙。有此一節。前後來龍去脉分明。可辨妙妙。三井氏伊勢豪商。

三都開塵。貿易最盛。而家法甚嚴。雖主人不得自專。出納。長子某以事至京師。偶過祇園祠。一見信。魂奪魄飛。竊遣奴通殷勤。信亦喜其風采。以為是子温藉有大家氣格。比之都下輕薄子弟。不啻瓦礫於金玉矣。三溪云。應前鑒識一句。遂訂密約。留滯數月。所費不貲。主管等大驚。以為紊家法。應前一步。顧着映帶。稟其主。幽長子於

松阪別業。信啼泣欲死。主管憫之。聽侍長子焉。自是信洗脂粉。著布裙。左右扶持。有暇。學紡織。躬澣濯。又請事本居宣長翁。賦國歌。居十三年。人不復知其嘗為妓也。一日。主管謂信曰。郎君禁錮久矣。當見解釋。而不然者。以有卿也。卿果愛郎君乎。莫若與郎君絕。是非棄郎君而利郎君也。信俯而飲泣。良久曰。然。遂決然辭別。主感其義。為厚裝遣之。一朝割十三年之愛。脫然分離。在尋常女子。實難為情。而信則不然。所以為奇女子。信既還京師。悉賣其裝。得七十餘金。作綺羅衣。瑇瑁簪。滿頭珠翠。光彩奪目。三井氏所贈。蓋嫁裝也。故賣以代妓裝耳。忽而荆釵布裙。忽而錦綺綺羅。變化不測。是奇女子。再揭名牌。

於祇園時。年三十餘。不知者以為十七八。少女子。名聲籍甚。豪富巨商。欲購為妾者甚多。而信不顧也。未幾。見俳優。雛助喜之。情好漸殷。角觝弟子責其父曰。師匠奈何。使女子為俳優弄物。豈不辱我伎乎。若不與之絕。且削門籍。父大困。首段角觝弟子至此出現甚妙。謀於雛助。雛助怒曰。俳優角觝。同是戲也。孰貴孰賤。若輩不足懼。信大笑曰。且看妾所為。乃發匣。出千金。買大宅。置什器。勸父自請脫角觝籍。使移居焉。爭者乃止。居數年。雛助病死。信又與俳優文七。暱。遂脫妓籍。為妻。文七亦病。日益劇。信截髮往祈金毘羅神於讚岐。還而

文七死矣。三溪云一美姬而斃兩夫宛然夏姬再生於是與信暱者三人其一見幽而其二死世皆以為不祥信年四十三容貌益麗如二十四五歲其不施脂粉時更覺嫵媚云野史氏曰隋煬帝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夫萬乘主不免為人所斫而信一女子人不能斫且能斫人亦異矣。引典故虞實出意外文氣老成欲躍龍澤曲亭以享和二年遊京師見信於筵席時紅粉滿座未知曲亭為何人而信後至獨能知其為名流出所佩貼金扇請文字慧眼如炬可畏也。三溪云不脫整識二字曲亭雖戲著成家然為人方正嚴格至稱信殆如不容口况於風流才

子梨園子弟乎其以情死尚為晚也。三溪云此事見漫錄余少壯時嘗流讀此書竊以為異事今四十年後讀此奇文益識眉斧可怖昔人喜娶醜婦其有慮乎此然耶

俠妓小柳

小柳者新橋妓也其俠之以勇於義也。名稱奇甚瀨川是名妓首信是奇妓并此為三妓寬政天明之間幕府命諸藩各置留邸一人措辦公事凡賓客往來通問使聘莫不由此職焉以故其人率敏捷有口辨者任之輕薄猥瑣唯酒食是耽成什結伍常以豪舉相誇其黨推年長久職為長號曰大先生傲然居尊視新進不啻奴隸廁養

至甚則使其捧履執巾。醜不為恠也。沿習之久。及安政慶應之際。其弊益甚焉。此等風習。距今不過二十年。漢若隔世。今極力摸畫。

積弊如見。文有効於世道。一日大先生張宴於新橋賣茶亭。會者

三十餘人。新橋之妓絕色者盡至。歌舞競興。獻酬交

錯。大先生氣張甚。手巨觥傲晚席上。呼其最居後者。

曰河島子。盍為僕喚一盃。何瑟縮乃爾。大先生倨傲。狀摸得逼真。

又河島某隨手呼起。妙。蓋河島某者。亦留邸新任也。為人謹慎

厚重。又無消滴量。乃辭曰。某不肖。不任杯杓。請唯拜

賜為榮。實不能飲。大先生瞋目叱曰。咄。今日誰沮僕

言者。顧命妓置巨觥於某前。傾壺盛之。某困甚。雙手

持觥。手顫。酒傾。大先生命加之。一座大噪。皆促其亟

飲。不啻大先生促之。一坐皆促。寫得不堪。迫出下文。小柳在側。斜睨良久。四字

商略。遽前奪其觥。一飲而盡。即膝行至大先生座

大言曰。大先生妾代河島君以拜賜矣。大先生請盡

之。且河島君妾情人也。妾不忍其困辱。醉而困。人殊

非雅觀。大先生休矣。先生目瞪。默然不發一語。遽稱

病去。快哉。小柳人咎小柳。小柳笑曰。大先生亦快活

人也。必不罪妾。妾知之故。發無忌諱語耳。大先生聞

之。竊喜其譽已。遂不為瞋也。弄大先生於股掌上。既

而河島某深德小柳。且謂其有意我。作一書加厚幣

致之。小柳笑却其書及幣曰。是一場戲言。請勿為意。此一結出人野史氏曰。昔之留邸其人骨軟而舌媚。意表奇絕男子而婦人者也。而小柳則婦人而男子矣。無媿其為俠也。嗚呼。今之妓善柔善佞。一無帶男子氣者。而鬚髯戟張者亦又如之。然則客與妓皆婦人矣。噫。冷罵得痛快。

俠客曉雨

享保寶曆間。江戶淺草藏前有俠客。曰曉雨。家稱大口屋。小名治兵衛。鬻穀為業。家饒富。有膽氣精武伎。扶弱凌強。仗義疎財。遠近想望其風采。起後段嘗遊

吉原妓院。一夕千金立盡。聞者駭服。吉原隣穢多坊。世斥為異種不齒人。然多豪富。其長曰熊八。力敵十人。獷悍無賴。與其徒數十人。遨遊妓館。黑羽二重服。金飾刀。當時遊妓館者裝束如此擲金如土。館主知為穢種。利其金不敢問也。熊張甚。為肩風生。豺目睥睨。諸妓有不從意者。極口謗罵。諸妓懼而賂之。嫖客有不讓路者。亂拳交下。嫖客畏而避之。熊高視豁步。仿若無人矣。將熊暴橫極力鋪張以襯起曉雨一拳來曉雨聞之笑曰。穢奴跋扈未喫吾一拳。乃爾會中元張燈。曉雨與客飲中街。為屋。紅粉滿座。絃歌競興。熊率徒過其前。曉雨見之。遽掩鼻。

曰臭來臭來熊怒目光如炬撫刀曰何臭氣一座失色絃聲忽止一點絃聲如見其狀曉雨自若笑曰殆是穢多臭氣熊益怒欲斬之刀未脫室曉雨蹶起左手過其腕右手執所穿木屐一擊踣之騎其背雙拳亂擊徒皆瞠視無敢近者熊負痛而逃曉雨反座復飲四字見面不紅心不跳天未明將去眾皆危之謂熊徒要擊不若從間道去不聽曰穢奴仗倆盡矣不足畏也熊既敗復聚徒數十人露刃伏日本堤下曉雨黑帽覆面唱歌而行過其伏故踟躕掩鼻曰臭來臭來豈穢奴伺我耶因大笑臭來四字前後照應一亦不亂熊聞其聲如疾雷貫耳股

慄屏息不敢發而止曉雨嘗曰欲與人鬪揭衣露脚者怯夫耳英氣壓人一舉手一騰足勝負決矣野史氏曰善用兵者先奪敵人氣然後乘之氣既奪矣戰何得不克曉雨閭里之俠耳不知何由得之簡潔得體

澤鶯君

鶯君名歌姓澤氏越人澤某女某仕高田侯有故致仕流落江都貧甚美作人岸墨江與某善某為人硬直不與世合獨與墨江為忘年之交未說鶯君為人先叙岳翁平生以見庭訓不苟也時某年五十餘墨江則甫二十四未幾墨江遊學京師與後文學未成緊相照安政二年江都大震墨江



急還問其則死矣。寡婦孤子猶在。莫以生活。墨江憫之存問。不急時。鶯君年十三。點出年齒與垂髮掩額性聰慧。姿貌亦美。有一無賴者。設計欲略鶯之。母氏不悟。墨江聞之。直往詰。無賴者。無賴者。詞屈遁去。母子大驚且喜。與西廂張生為雙文。救難酷相似。近自然。一日。母氏謂墨江曰。先夫在時。與世齟齬。少許可者。顧獨謂君好人。先夫唯一女。豈可以嫁他人。請以煩君。墨江固辭不聽。顧謂鶯君曰。岸君從今爾夫也。婉約致。鶯君微紅潮頰。俯首刮席。低聲答曰。諾。少女子心。情活現。然墨江遊學四方。未嘗一日偕居也。居二年。母氏亦病歿。墨江為經紀。

其喪服終。親戚勸邀鶯君。墨江曰。學未成。敢懷室家。耶。因使鶯君出仕某侯夫人。間贈書及衣物簪珥屬。鶯君繾戀不置。屢回書存問。情好殷勤。後會之。妹父家始訂舊約。既而墨江授弟子於下野。不相見一年。戊午八月。以事復來江都。鶯君大喜。請其主。出復會。叔父家居。一日。綢繆不忍別。墨江將出。鶯君從背為施帶。且微曰。莫負後約。色殊悽愴。此日。墨江訪友人於東叡山。夜半有人自牀父至。曰。娘子病急。盍來視。墨江大駭。然謂是欲託以見余。非信然也。馳而至。則蘭摧蕙折。既無及矣。墨江一慟幾絕。當是時。都下大

疫死者數千人。鶯君亦不免。云時年十六。鶯君貌雪白。肌膚如玉。鬢髮漆黑。見者莫不動心。或戲曰。岸君醜黑多髯。與君殊不相類。君豈無厭此。鶯君正色曰。妾士人子。有家訓在。安做輕薄喜色。世間女子。耶言者大慚。有此一節。鶯君乃有生色。又頗善書。書酷類墨江。嗚呼。鶯君一少女子耳。天與才賢如此。宜矣。其不能延年也。野史氏曰。鶯君死。墨江悼見於色。有人毀以惑溺者。余曰。墨江蓋厚于情者也。豈得以惑溺相毀哉。余嘗謂厚于情者。莫過忠臣孝子焉。不憚艱難。不避死生。非厚于情者。不能也。其猶可毀以惑溺耶。借忠臣孝子極力擡舉初

讀似奇。實是確。墨江為余言鶯君事甚審。其亦厚于情者也。因為作傳如此。若夫世間無情男子。豈足以語之耶。

小君

胡澹庵宋時豪傑。其論秦檜可叱風雷而驚鬼神矣。然不能忘情於黎情。侯雪苑明代名家。其策當世可三溪云。先駕賈陸而軼歐蘇矣。然不能絕意於李姬。把澹庵雪苑好典故。兩兩對照。以為伏線。筆力敏妙。何等細心。虛舌。蓋嘗謂篤於忠孝者。其情必摯。勵於節義者。其思必深。何則。篤至人倫者。出乎情而合乎道。蓋不知其然而然爾。若夫粉黛羅列。金釵成行。鬪豪競華。較奢角靡。快則快矣。然皆輕薄。

游蕩之流。非吾所謂情摯而思深者也。四顧吾友湖

雲生有情之人也。過度不費力以松柏之節。無梗楠之材。

瑤林瓊樹。容貌復出於風塵。繡虎雕龍。藻葩迥拔乎

庸衆。丙寅之春。載筆從駕京師。當是時。四方之名流。

與列國之英俊。雲屯霞簇於輦轂之下。品隲文章。討

論時務。美酒漲綠。列旬侯之饌。歌姬翳袖。極金谷之

選。然生儵然迥立。曾不少顧。衆或揶揄焉。寫出湖雲

然如座有小君者。曲眉豐頰。瑩潤如玉。京妓容姿八

以善歌曲。冠教坊。蓋韓娥樊素之流亞也。高自標置

不欲以才色矜人。風流子弟愛而憚之。一見生翬飛

神動。寄情於秋波。洩思於嬌語。生笑曰。吾非韓翊。卿

無乃章臺柳耶。小君慨然許之。一座皆驚。莫不羨崔

家之奇緣。而詫樊川之曠達焉。多情纏綿。從是山盟

日密。水約月牢。角枕錦衾。夜護鴛鴦之夢。紅欄翠帳。

曉驚鸞鳳之魂。或碧箋翰飛。墨影龍騰。畫梁塵散。歌

聲雲停。歡會未央。歸期方迫。花貌瘦損。悲不自持。手

剪一束之烏雲。以為他日之記念。蓋謂金環金簪。非

不珍貴。然要皆人工。不足為吾郎之贈也。嗚呼。其志

亦可悲矣。三溪云。以絕艷筆墨繪。一別各天。水雲萬

里。蓋生與人語及此。未嘗不愴然神傷也。或曰。生固

以方正聞。今何為情痴一至此也。一頓有力。余曰。否否。夫澹庵之嚴正。雪苑之豪爽。一雖昵脂粉。其志氣之毅然者。豈有分毫增損哉。蓋水中之月。鏡裏之花。來則現去。則滅。其光明瑩徹者。未嘗變也。照應首段作法。謹嚴不失矩度。生器識卓越。洞悉人情。欲籍煙花之遊。結諸賢之歡。蓋有深意存焉。或以為蕩心狹斜。縱意聲色。淺乎其見生也。雖然。紅紉之識李衛公。義娼之敬秦學士。千古傳為美談。彼小君者。慧眼靈心。能認名士於稠座。終始不渝。實烟花之淑女。脂粉之丈夫也。使輕薄男子負心。女兒聞之。其安得不面頰而媿死乎。宜矣生

之不能忘情也。友人某君為作無題三首。贈之。措詞婉麗。意匠溫藉。余乃鋪張其意為之傳。欲令生於月白風清之夕。曼聲吟諷。不忘當日之奇遇也。

小出氏僕

義僕者小出氏。廐下卒也。名為八。小出氏有宰曰手島某。饒心計。以事脫剝。深得主寵。家富於主。邑民苦之。怨憤刺骨。然莫如之何也。當時幕府旗下士。所謂用人者。往往有此类。義僕為廐卒三年。廉而勤。嘗借數金於宰。宰不與。且詈曰。賤奴盍為丐求錢。義僕大怒曰。家有千金。不能庇一窮人。吾且為眾殺之。一夜暴風雨。盡脫其衣。手

怕抹額提刀奔宰家排闥而入宰驚欲起斷其左臂
 拒以右臂又斷繞床走遂斫其腰而死淋漓痛快一讀浮一大白
 時宰子猶幼宿直遂入官廳見燈光之下掩被而卧
 跨其上刺而絕是則可謂忍矣遂自潰腹未殊宿直者驚
 起問其故僕氣息如綫猶且搖手作膜拜狀曰駭動
 主人死且有餘罪言畢死書篋內有遺書云為君戮
 賊為民除蠹死必不陷地獄矣小出君憐其義葬以
 士禮臨死從容如此義舉無疑百川曰吾聞義僕事久矣及丁巳
 冬客小出氏得其詳云或謂僕誠非激於義蓋發於
 見辱者也此一難非無理然世之士人為權貴所賤辱辱

之益甚而禮之益恭孰敢一言抗之者猶何忍深文
 巧詆論義僕哉嗚呼股削苛酷世為宰多矣如義僕
 殺身成仁者有幾人哉此言有激而然耶毒甚

蝦夷三孝子二貞婦

蝦夷我版圖非可稱以夷也然今日以舊稱姑從時
 俗耳土俗無文字無教法慄悍虓武能搏猛獸蓋天
 性然顧有以孝義貞烈著是不可不傳是叙國後有
 孝子名曰邊魯其所居名門里志計事母至孝母年
 七十凡土俗自食其力父母兄弟各殖產業不相救
 助唯疾病衰老然後仰給子弟叙土俗處自然有淳樸氣象邊魯

母老而健。不求助於子。然邊魯長工事。以治船為業。日有所得。買酒及米以奉之。身衣一單衣。食唯魚介。不喫一粒。人竒之。夷俗以米為貴。魚介獸肉為賤。當是時。松前氏管領蝦夷。有商社派遣收買產物。社負號曰支配人。甚有權勢。插叙當時制度慣習。聞邊魯名與譯官謀。白松前侯。以其狀侯。使吏徧問土人。皆無間言。每歲例班賜酒食。謂之於武志耶。蓋華言御赦也。舉土音有致。是日眾夷皆會。特命邊魯居中座。譯傳賞其孝。賜錦袍一襲。綿衣一領。又命酋長部落有如邊魯者。具狀上陳。皆感泣去。當時視夷如奴。而亦有此等恩典。明日有厚檉。夷人龜松。年十二。

來買煙草及穀物。問其欲何為。對曰。將遺父母。蓋慕邊魯所為。其能化人如此。此童近於猾。然亦見人情好善。辨瑪那者。烏延別夷也。年甫十四。以漁獵為生。晝夜刻苦。不辭寒暑。時置官署於根室。以瑪那廉謹。命為胥役。瑪那辭不就。使人諭之。瑪那垂淚曰。父母衰病。不欲遠去也。至此說父母與前節文法變。吏異其言。問支配人。對曰。不蒙問將言也。借支配人口說其孝行。瑪那父曰。耶麻古都異性愚駘。加以痼疾。不能自食。前節顧母亦似此。有子女三人。瑪那為長。餘皆幼。仰食。若使瑪那服役去。四人並饑。其不願為此也。吏憫之。乃議曰。瑪那孝義果如此。賜物

賞之。不若許攜父母弟妹同徙根室以仰官俸焉。支
 配人告之。瑪那以頭頓地曰。阿伊乃何多幸也。阿伊
 乃土人自言也。唯此三字。見其朴魯。而又以孝著。官賜名代旌
 表者。曰孝多。文法變。初名伊加志加津。孝多柔順溫和。
 事母至孝。娶妻生三子。妻亦類夫。夷俗出獵。必與妻
 俱。孝多獨留妻侍母。妻出。已留侍母。未嘗頃刻相離
 也。必叙土俗。乃妙。母欲出遊。艱於步。孝多負而行。妻從其後。
 夷俗得衣食。不貯蓄。孝多獨藏精米數斗。衣服數領。
 皆以供母。未嘗自服食也。孝多行狀。為二節說。安政丙辰。厚樫
 吏以事至。久湏利。會夷人賜酒。所謂於武志耶也。顧

前節。特召孝多。命譯傳賞其孝。與米三苞。綿衣三領。更
 賜以今名。於是孝多之名。聞於遠邇。無復言初名者。
 前後緊相照應。其貞婦一曰毛列津列。叙貞婦法。與那伊武
 止人嫁志計。呂久。那伊武止在手鹽川源。距那與呂
 稅館八十里。人煙稀少。榛荆塞路。熊羆怒號。聲震林
 木。蓋內地人無一至者。前節多說土俗。此說地形。貞婦事夫甚謹。
 最工織布。夫中歲邁。罷癯之病。卧牀褥七年。皮膚糜
 爛。起卧。波便。貞婦躬自扶持。一身百役。不以為勞也。
 每織成。自操舟遠納於稅館。以代藥。而夫不嗜肉。乃
 入山採象山貝。母類薦之。土人不貴。嘗採山中老羆

引二雛見婦至以為捕雛也哮吼一聲張爪跳撲爬其左肩婦不動拔刀刺之中腋罷負痛去其雌聞聲馳至齒牙如鋸欲啣婦頸婦執鋤頭亂擊又振而去遂獲二雛還其膽勇如此而其人則柔弱一女子耳熊羆蝦夷所產最猛惡叙得有力其一曰禹厄的末津得久人其夫曰世津加禹止貞婦貌甚麗不類夷種而有膽氣凡支配人使其隸監視漁事者謂之番人曰支配人曰番人當時制度略多悍厲無賴嘗有一番人見貞婦美每來漁場甘言挑之貞婦不肯番人怒虐役百端冀其轉念貞婦不少屈一夕夫出在外番人窺知之暴然來逼婦

以死捍拒擊傷其腎囊番人懼逃去告人曰吾誘以美服彼云敝衣足矣逼以殺死彼云欲殺即殺未見頑愚如彼者也補一筆借番人言反為論贊奇甚

駱駝生

駱駝生不知其姓名身軀彪然而大性魯鈍唯飲啖兼數人嘗遊某先生門六年讀歷史綱鑑補至漢文帝一二卷而止故目以此名云黔之駟猶有一聲之雄能驚猛虎生則徒以其彪然之容耳生既不能力食赤貧徹骨乞貸姻戚相戚稍厭之一日出無所求食困倦而歸憇破廟仰天曰嗟我死矣駱能負重行遠矣乍有人自廟中出

曰。僕為君示活路。生喜甚。跪請。其人笑曰。為賊耳。生愕然。盜徒手求活。非無所出力。其人因說。吾儕為盜數十人。會失首領。莫相統屬。偶見君儀表。甚有威風。彪然者有若効如此。代為主。華服脆味。唯意所欲。生辭以乏才伎。盜曰。是所以望於君也。無才無伎者反在人上。奇甚。每劫舍奪財。生倚胡床。指揮自若。及還寨。飲啜醉飽。以為至樂。無才者倚床指揮。有材者奔走執役。幾何不敗。最後劫一豪富。家人力拒。遽有官兵援至。群盜聞然而散。生惶惑不能起。官兵望見其軀幹。豐偉也。以為巨賊。殿戰莫敢近者。彪然者有効如此。既知其無為。進縛之。吏詰問其所以為賊。生戰慄不能言。通鑑

讀來。不記一字。恠之。拷訊再四。遂得其情。乃斬於市。官兵大利市。嗚呼。世之俄冠大帶。彪然中無所有者。皆駱駝生也。然所謂所有者亦安矣。幸不為官兵所捕。飽煖以終身。人不知其中一無所有也。何恠天下之多豪傑哉。藏頭藏尾。購過一生。豈不豪傑。

女盜

文化中。淺草聖天街。有典舖鈴木彌平者。家累萬金。身著藍縷。殆丸泥為飯。燃爪代燭者也。造語新奇。婢奴數十人。不飫粗糲。嘗慮盜。重門複壁。鍵鑰甚固。隣有某甲亦富戶。病死家衰。彌平減價并其家。為下文一日張本。

薄暮有十五六歲女子負笈白衣如賽佛者顏艷而
 服敞艷者誘其私心問某甲存否告以故泣曰妾某
 甲從妹也幼孤養於人千里來訪不圖至此淚如貫
 珠貌益麗彌平憐之止舍焉既而盤問知無辜累陰
 生邪念悉屏奴婢獨卧一室召女子入溫言慰藉挑
 之女子頰發於面嚼袖不答活現女子彌平心動急曳
 臂求歡女子忽蹶起反掖彌腕縛以麻索女菩薩一
轉現出夜
 相奪其所佩管鑰啓門一麾賊黨亂入皆曰大姐好
 辣手女子微哂擲鑰鏗然頤示之眾領意開庫盡取
 財物女子徐起脚尖踢彌頭曰老爺勞擾大笑去

騙盜

江門本石街有彩帛舖曰紀國屋家道旺盛履屐交
 錯先寫塵頭偶有一女子來鬢插瑁璫髻綰珊瑚錦
 帶羅袖類貴人佩雙刀者從焉儼然良家女子不說
其容貌說其裝束妙
 曰小姐需嫁裝上等彩段任其所擇不計價也舖管
 乃啓匣雜陳錦綺奪目開口乃有大初市肆多盜陽
 買物乘間偷去謂之萬引其人率美衣服舖管相警
 故挿入俚言於是見采帛一片插在女子帶間其端
 反有古色微見諛曰盜也盜也女子赧然俯首隸欲為措辨言
 未發挺棍亂下絕復蘇女子故作羞澀隸徐起取書

於懷示之則收證明白購之他鋪者也衆相顧愕眙
隸怒髮倒豎按刀曰此雙刀至有用孰擬女公子盜者吾還
無面見主人請獲鋪主頭一鋪蒼皇不知所出償以
三百金女子出門數步顧其隸吐舌曰大哥妙計不
其為真女子為偽女子
唯此一語乃知其偽

芭蕉

俳諧發句創基於聯歌古者以滑稽詼諧為主鄙俚
猥雜不過為閭巷調語也芭蕉翁起而極力排之其
辭卑近而其旨趣深遠一句十七字有千萬言不能
盡者未可以鄙近之言輕易之也蓋當時所謂和歌

觀者翁乃欲借俳句矯正之自有深意在翁歿其門人相繼益盛殘香剩
馥二百餘年不衰是豈偶然也哉發端序論推重有力翁伊賀
柘植村人系出于平宗清宗清子孫派為柘植松尾
福地三氏翁父曰儀左衛門松尾氏娶桃地氏生翁
翁名宗房稱忠左衛門仕伊賀國主藤堂氏世臣藤
堂良精良精子曰良忠號蟬吟子受和歌於北村季
吟翁亦隨學焉無幾良忠病歿宗房悲痛切情屢請
致仕良精不聽宗房乃書俳歌一首於門去歷遊諸
州剪髮著道服自號桃青不復蓄妻孥矣出處甚奇不僧不俗
是一種人物其去國囊中所有一百錢耳沿道嗜俳歌者

爭迎之。贈以金。隨手散盡。或施貧民。不留一錢也。絕塵。此中既已。有萬首奇句。其門人杉風者。江戶人。家世業鬻魚。有魚籬在深川里。及翁東遊。迎居之。庭栽芭蕉數株。因名芭蕉庵。又廢籬為池。吟眺自娛。世所傳古池跳蛙句。作於此云。此句雖兒童走卒無不。知者翁傳決不可闕。既而棄去。遊陸奧。出羽。數年。門人益進。其徒相共語為翁。不問而知其桃青也。又是一個。胡安定。蓋時俗以翁為長老。稱曰先生。於是芭蕉翁之名偏於天下。婦人孺子莫不唱其所作俳歌者。而翁蕭然孤往。入無侍者。出無僕御。其居深川也。柱懸一瓢。容米數升。米盡則門人為納。

之未嘗一問其有無也。剪髮棄家。曾襟當如此。元祿七年十月。在浪華。將遊九州。偶感痢疾。門人其角丈艸正秀。去來等皆視病。居數日。益劇。然精神不少衰。與去來商確舊作。有用塵字者三。以重複為嫌。欲存其一。去來以為用字雖同。其趣自別。不妨並存。翁領之。其垂死刻苦如此。不唯氣骨飄逸。亦見其精於伎。十三日歿。時年五十三。其門人後世稱為十哲者。曰其角。曰嵐雪。曰杉風。曰桃鄰。曰園女。曰去來。曰丈艸。曰支考。曰許六。曰正秀。夫所貴乎。詩歌以其能透於人情也。學者動視俳歌為鄙俗。不敢置齒。牙務求古言。作為古調。欲解一首。注

釋萬言罵得痛快謂之模古可也。而詩歌之真亡矣。嗚呼。是翁之所此翁字極有力。首段破從來俗調末段破近時古學並妙以不可及也。

其角

其角榎本氏。本姓竹下。冒母姓。近江堅田人。父曰東順。以醫仕某侯。其角初名順哲。繼父業。又善書。師佐々木文山。後喜米南宮。別出機軸。自號寶晉齋。其俳歌則師芭蕉翁。為世所推。十弟子之首也。分明傳然好酒放蕩。不事生業。來江戶。寓堀江坊。與其友服部嵐雪。小川破笠同居。三人共一被。手足皆露。每飯唯醃菜一味。嘯傲自若。不羈豪宕。與芭蕉不同妙居數年。聲名大興。

後移居茅場街。隣物徂徠。嘗賦俳歌嘲之。志識超卓。視大儒如徂徠者。不啻啞啞矣。氣岸可愛赤穗義士大高忠雄。與其角為俳歌友。其角遭之兩國橋。忠雄衣服破敝。擔竹叫賣。其角恠之。試以俳歌首句。忠雄應聲賡之。微示其意。次夜與友人會一幕士家。家隣吉良氏。夜半殺聲大起。眾驚失色。其角獨知忠雄等義舉。喜甚。乘屋窺之。忽有一人叩門。主人出見之。其人滿身污血。揖曰。某淺野氏臣大高忠雄也。與同僚襲吉良氏。以報主讎。敢告主人。未及答。其角失足墜屋。大呼其角在此。因執手慰勞。辭氣慷慨。聲淚並下。後贈

書友人詳記其事云。此事所傳不嘗與門人數輩泛舟墨水詣三圍社見農夫成群鼓譟問其故答曰旱甚野無青草祈雨於神也門人請曰古者名歌感神能致膏雨師豈無意乎其角固辭農夫聞之以其禿頭誤為僧爭來拜曰大和尚大菩薩救苦救苦俚語入文乃字如此其角不得已作歌奉之祠默禱頃刻黑雲湧起倏忽漫天雨颯然來如翻盆農夫謹呼門人大駭其角亦不知何由致然也插一句時元祿六年六月廿八日云其角以寶永四年二月晦没于家年四十七臨没畫無眼達摩像門人納之壙中蓋遺志也。說不

破因圖叙去妙嵐雪稱彥兵衛破笠稱平助並芭蕉弟子以俳歌聞野史氏曰余居墨水距三圍祠一牛鳴地朝夕俯仰未嘗不想見翁之風采也又嘗讀市川柏筵老樂記有云破笠與柏筵語其少時寓其角家事甚詳瀟洒風流殆是漆園一流人物不可以繩墨求之也然見其與忠雄交厚及舉事慷慨訣別不同尋常俳歌者流豈其胷中耿耿者大有過於人歟為俳歌者流吐氣

近松門左

近松門左衛門本姓杉森氏名信盛長門人世仕毛

利氏或云越前人。又三河人。不知孰是。偉人名士。自古往往有不

詳其出處者。幼入肥前唐津近松禪寺。削髮號古澗。博覽

多通。才識超群。師令住持某寺。古澗謂一寺之主。不

異凡俗。欲濟度衆生。豈唯圓頂方袍。演史小說。寓以禪理。可以轉惡

念為善業。又至京師。依其弟岡本一抱。蓄髮出仕。一

條氏。旋叙從六位。博涉朝典。兼治古學。既而致仕。去

寓市廛。改姓名曰近松門左衛門。著傳奇小說為業。

滿腹學問。不為姓名考據。而為小說家奇甚。方是時。木偶戲盛行。率皆用

淨琉璃曲。然古曲少佳者。近松乃創作之。文章巧緻。

惻惻動人。而其嬉笑怒罵。皆有至理。方便一時風靡。

道淨瑠璃者莫不宗近松氏。其所著曲有神代振袖

始假借人情以論神道。有釋迦如來誕生會。寄托遊

戲以說佛理。有國姓爺合戰。根據外事以示國體。有

槍權三重帷子。傳會巷談以鼓義勇。蓋皆有所主。以

洩胸中鬱勃抑塞之氣。非徒作也。就其著述鋪張一番有力。以享

保九年十一月廿二日。歿於浪華。臨終以國字作文。

其略曰。生介胄之家。不願功名。遊簪纓之門。不求顯

榮。居市鄽之間。不爭利贏。儒術釋教。朝章典故。無一

不涉。無一不悟。東塗西抹。萬言文字。臨終乃無隻語。

化俗文為韻語。殆如出其口。嗚呼。是可以代小傳。可以代論贊。戛然

而止。佳。

其碩

享保元文間小說有稱八文字屋本者。說民間瑣事
 巧解人頤。下筆警拔。出語靈活。世之騷人才子。莫不
 讀八文字屋本者。是其碩傳也。而一而問其作者則
 八文舍自笑。問其人。則笨然一賈豎。無他奇也。說得
不知作蓋當時京師人有其碩者。稱江島屋市郎石
何結果衛門。家方廣寺側。製瓷為業。家道殷富。著述多寒士。
不是尋常家數。好學戲著小說。托之自笑。不自署其名。世徒
 知有自笑。不知有其碩也。不啻將姓名贈與別人。既

而其書大行海內。其碩悔之。後所著必署其名。讀者
 曰。是何似自笑也。而其工妙。遠不及矣。百伶千俐的
等嗚呼。天下功名事業。豈無類此者耶。調侃世

西鶴

西鶴。井原氏浪華人。所著小說甚多。其言鄙俚。其意
 淺近。然有一種性情。足感人者。骨子是元祿六年八
 月十日。歿於鎗屋街草廬。故詳其年月。以起其友人
 北条團水追慕不止。根感留守其廬。筆硯書帙依然
 如平日者。七年。瀧澤曲亭以小說家聞。不敢輕許可
 人。而深服西鶴之才。西鶴歿後百九年。遊浪華弔其

墓於誓願寺。徘徊踟躕不能去也。又是根感字來信友守其廬。名士弔其墓。所謂惺惺愛惺惺。好漢識好漢者。可以知其入與才矣。評小說家仍以小說本色語是云恰好

鬼貫

鬼貫姓平泉氏。稱與惣右衛門攝津伊丹人。家業釀酒累萬金。其碩賣養鬼貫業釀好對鬼貫長俳歌。又嗜小說。所著數種。小說家莫不出俳歌者流者。然不事產業數歲蕩盡不留一錢。乃去為郡山侯賤卒。短衣草履奔走執役。人不知其善俳歌也。既而不堪苦。題俳歌一首於壁而逃去。芭蕉馬琴並臨去題歌。然馬琴志在立身。芭蕉志在出塵。鬼貫則逃苦役耳。各

各不同至浪華一貧如洗。為人按摩。日得數錢。以自給。妻生一女而死。鬼貫饑困欲自殺。女泣止之。適會友人路通者過焉。大憫為賑之。以元文三年八月二日歿。年七十八。歿後未幾。名大著。至有冒其名。歷遊諸州。以獲厚資者。可上數

太田南畝

太田軍跡南畝。幕府士人。好學善文章。旁作遊戲國歌。滑稽詼諼。雖村老野姬莫不絕倒。世所謂蜀山先生者也。一喝驚人家有老僕曰逸助。質慤朴魯。南畝愛之。後授以本錢。營商自給。然逸助為人迂鈍。動輒折閱。

乃來乞哀。以為常。一日復欲有所言。南畝笑曰。汝得
 非循例請資乎。逸助曰。非也。奴家壁剝落。欲請敗紙
 糊補之。痴僕寫得活現南畝笑曰。甚易。手攫几上。所在書幅
 付之。逸助拜謝而出。遇門人於途。門人見問之。逸助
 答曰。主人所賜敗紙耳。今世文士。鉢肝鏤骨。所作使
 後人見之。亦不免為敗紙者
 幾何。門人取視之。則文章詩歌奇思橫逸。皆平日所未
 見也。乃走告之。南畝曰。渠自有福子等欲之。求於僕
 可也。門人爭就買之。後至者或并壁上故紙取去。逸
 助曰。獲十餘金。譬路有遺金。無心者得之未幾資又盡。會于蘭盆
 節。逸助傾囊造軍紙燈。往賣於市。不售。抵南畝求買。

南畝曰。他物尚可矣。若紙燈何所用。逸助跪乞不已。
 南畝曰。且取紙燈來。逸助盡致之。凡百餘。南畝命磨
 墨。揮腕疾書。每一燈題一詞。隨吐隨寫。如出宿構。頃
 刻而成。更作報單一通。文辭洒落。戲謔百出。命逸助
 致之。諸友副以紙燈。諸友傳觀。爭買之。文情飛揚。快
 如驟雨。殆似
蜀山先生尋常紙燈。直不過七八錢。以其出於南畝。昂
 五六十錢。遠近傳聞。至倍直購之。逸助亦獲利十餘
 金。有此胃襟。然後其文辭始
 貴。徒以其文。非知翁者時有善戲文字。一尤者
 號十返舍。素不識南畝。聞其為人。欲見之。抵其門。門
 者通謁。久而不出。一尤罵曰。南畝不過一賤士。亦驕

人耶。當時為幕士。視平民甚賤。不見而去。後遇之外。謂南畝曰。先生何為困我。答曰。吾子何為弄我。問奇。答亦奇。一九恠問其故。曰。某聞子名久矣。幸而見訪。欲一快飲。而適乏酒資。園有一桐材。鬻之。造屐。匠得數百錢。反求子。則無矣。豈非弄我乎。一九不能詰。外。答出妙意。

京傳

京傳。岩瀨氏名醒。字酉生。號醒齋。其先曰資詮。仕太田持資。太田氏滅。隱伊勢一志郡。祖信篤。父信明。仕某侯。以病辭。移住江戶。有二子。長即醒。次曰百樹。號京山。京傳鬻烟管烟苞及藥物為業。為人滑稽磊

落放達。不羈。所著小說無慮數百種。文字平易淺近。兒童走卒無不可解者。而奇思泉湧。變化縱橫。每篇挿圖畫。其結構布置皆出意匠。畫工從寫之。躍躍欲出。發市未數日。而流傳遍於都鄙矣。平易淺近四字。小說家主腦。文化戊辰著絞深五郎強勢談。篇中有賤妓稱夜鷹者。京傳命畫工作其像。醜恠百出。不可名狀。觀者絕倒。夜鷹聞之大怒。與其徒數十人。要京傳於路責之。梅瘡缺鼻者。負傷跛足者。麻面如鬼者。枯瘦如蜡者。慢罵嘲謔。或執袂或攀肩。或擲石或唾面。宛然百鬼夜行圖。京傳困甚。俛首謝罪。僅得免。後遣人遺數金慰解之。

於是京傳之名益譟。其致瞋怒以酷似動人京傳既以小說著。不復事商。日夜著述。殆遺寢食。究思力索。有所得。中夜躍起。挑燈疾書。或繞屋狂呼。或仰天大笑。或列食器於前。任手噉食。或不上廁。溺器與書冊同。陳家人驚以為狂。發既而稍知其用心之專。安之。放達不羈文化丙子九月七日病歿。歲五十六。京傳嘗著稿妻表紙。載不破伴左名古屋山三事。先是演劇有此戲。不破所著服章。用電光閃爍狀。蓋原俳歌也。京傳著此書。亦用俳歌畫名古屋服章。有雨中飛燕以為對。爾後演劇扮二人。必用為例。其書流傳之

廣如此。意匠落想弟京山文筆不讓於兄。所著甚夥。

大晦日曙艸紙。乳母草紙。女房形氣美人錄類。所說不過閭巷瑣事。而教訓兒女子。循循有序。使人反覆低回。不能釋手。蓋其輕妙處。有過於兄者。京山合

得此一結。九十餘段。小說家長壽者。馬光燭千丈。琴與京山二人耳。

馬琴

曲亭馬琴。非尋常稗史家也。其人則嚴毅方正。其學則宏博精通。其文章則詭竒變化。光恠陸離。非漢非和。不古不今。新創一體。後人極力摸倣。無片語相似者。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以議曲亭姓瀧澤氏。名解。字

瑣吉。小名倉藏。後改清左衛門。晚削髮稱篁民。曲亭其號。江戸人。父曰興藏。仕幕府士松平信成。為家宰。生三子。馬琴其季也。父歿。兄興旨嗣。以事致仕。馬琴甫九歲。留仕小主。馬琴幼好讀書。又喜稗史。野乘晝夜不釋。小主驕而暴。動虐使之。馬琴不懌。夜書俳歌於房壁。曰。木枯^カ仁思^ニ立計^{タチ}利神^{リカ}乃旅^{タビ}。遂逃去。時年十四。馮其少年豪宕狀。兄興旨仕戶田氏。聞之。諭示再三。薦之主為徒士。非其好也。無幾辭去。更歷仕幕士數氏。皆不終仕而去。寓醫官山本宗英家。學醫。又受經。龜田鵬齋。皆不終學而罷。殆似項王學劍書。寓小說家山東京傳

家。京傳愛其才。待之甚厚。馬琴慨然曰。吾不能為官。為醫。又不能為儒。寧作稗史小說。著名後世。亦一快事矣。乃始著一書。曰壬生狂言。京傳一見。驚嘆曰。從今二三十年。世不復說老夫也。時寬政三年云。作一結書肆薦屋某。聞之。延寓其家。馬琴身長六尺餘。容貌魁偉。有角觚。長某來見。曰。子從余。必揚名海內。馬琴笑不答。薦屋林父家。在妓館側。以媒嫖為業。有女甚美。欲以馬琴為婿。馬琴曰。妓家何異乞盜。忍以父母遺體汙之乎。崖強可想遂辭去。寓飯田街。以著述自給。然未足糊口。乃為人看守儼舍。蓋所謂家主也。居五六年。所著次

茅行世。文辭絕妙。引證精博。海內莫不讀馬琴之書
 焉。而八犬傳最著。云書賈雕工日踵其門。待一紙成
 刻。一紙一篇。成刻一篇。萬本立售。遠邇爭覩。當時發
聞之日擊者。三都七道。邊陲僻邑。公侯貴富。士女農
張燈徹夜云。商道小說。必稱八犬傳。為巨擘。蓋馬琴意仁義八行
 人倫之大道也。然婦女老幼。武人俗吏。不講聖經賢
 傳者。不知其為何物。若欲使其畧領大旨。莫善國字
 小說焉。游戲文字有功於世道如此者。於是賦八士。各以其一或推
 行事而明之。借言論而精之。間有涉神異。怪誕者。未
 嘗不以勸善懲惡為基也。是作者大主眼大主腦。此之水滸之

煽亂。西遊之銜恠。金瓶之導淫。其相距豈啻霄壤已
 哉。且夫世之儒生。明目張膽。口說詩書。以維持世道
 為任。然其言論迂濶。不切於人情。其書雖多。亦何益
 嗚呼。是八犬傳之所以大有効於世也。大聲疾呼。擡舉一番敘事
中挾議論。自是變體。馬琴既以著述為家。遙接本文。所著無慮二百
 五十餘種。下筆立就。文不加點。家漸饒於財。先是嗣
 子興繼業。醫與馬琴別居。馬琴又養子勝茂。妻以長
 女。稱瀧澤氏。蓋馬琴兄興。昔早世。以興繼為其後也。
遙應首段。無幾興繼病歿。子尚幼。馬琴著述益力。年七十
 餘。患眼殆盲。不得作字。乃口授興繼婦。土木村氏。寫

之。句鍊字琢。絕不見代稿之跡也。有口授作詩者。未見能著述如此者。

既而嘆曰。余著述數十年。藏書萬餘卷。不幸嗣子歿。

寡婦幼孫。榮榮無依。余一朝溘焉。子孫寒餓。後悔無

及矣。遂鬻其書得三百餘金。入貲以孫興邦為幕府

下士。不啻有文才。兼有經濟之才。又作壽藏於小石川深光寺。自

撰法謚。曰著作堂隱譽蓑笠居士。馬琴篤於追遠。以

深光寺為其祖先塋域。香火祭奠。略無虛月。又著吾

佛記。起遠祖瀧澤覺傳。盡孫興邦。詳悉曲盡。雖外戚

踈親。記載靡遺。先是興繼歿。為作後為記。審其性行

履歷。並藏于家。從壽藏。建家譜。從八犬傳起筆於文

家譜。建其子傳。

化十一年正月。成於天保十二年八月。凡廿八年矣。

復接八犬傳作結。明年壬寅六月。幕府大行新政。以稗史小

說。淫猥濫俗。命禁之。而馬琴所著。則不問也。嘉永元

年十一月六日歿。年八十二。馬琴少年豪宕。不羈。後

改行。老益方正剛毅。不與世俯仰。與人交。或一言不

合。終身絕交。其孤峭如此。平素行狀。盡於此數句。孫興邦稱太

郎。號琴鶴。後祖一年歿。年二十五。無嗣。母土木村氏。

養某氏子。承祀妻以次女。土木村氏名路。紀藩老三

浦氏。醫負元立女也。附二十二歸興繼。生一男二女。

三十而夫歿。氏有節操。善事舅姑。姑會田氏。年七十

餘奇妬興繼歿後馬琴命氏幹家事姑不憚動虐之
氏循循謹姑不能如之何也先叙又解文字馬琴患
眼口授著述不誤一字次叙既而舅與子並歿氏哀
痛不止而及義子嗣家為經理家事如馬琴在時年
五十餘歿終是女先是馬琴日記家事毫釐不失氏
亦繼之其文章辭氣彷彿舅氏云又補一筆

三馬

三馬名泰輔字久德菊池氏號式亭又遊戲堂父曰
茂兵衛為八丈島源為朝祠祠官壹岐守庶子以劊
劓為業饒資開藥鋪父三馬幼好讀書傭書買堀野

氏年十八始著一書其屬稿刻苦夜寢以指畫字於
褥得隻句即起書之今讀其書如一揮而就者所以為妙數月而成雖
老手筆不能及也既壯著作敏捷下筆如飛三日夜
乃成八九卷傭書劊劓為之腕脫矣疾亦奇妙或欲著
一書請國學士講源語聽之三馬笑曰吾輩所為一
場遊戲不過為驅睡具耳菊池三溪云活眼達見罵得痛快如引證
古典一二假托足矣遊戲文字譬諸喫飲露棚野菜
乾脯殘杯冷炙蓄為腹中物以供我資可也安用源
語平語為三溪云予近日著本朝虞初新誌亦與此同一見解嘗著俠太平記
向鉢卷毀防火丁暴橫為其所訴錮於家未幾見釋

其友諫曰文字買禍古人所非况於戲著乎三馬不

聽曰是吾病也

三溪云三字可謂要言不煩

著述不輟名益著文

政壬午閏正月六日病歿年四十八有子曰小三馬

亦以小說家聞

三溪云結法與京傳傳中合叙京山異曲而同工

一九

一九重田氏名貞一。小字幾五郎。別號曰一九。以邦

音與幾同也。父鞭助為駿府市尹屬吏。父歿。一九襲

職為人磊落使酒罵坐不屑吏務

汝六尺身軀豈屈得者

未幾

讓職於弟義十。東遊江戶。時年二十一。初學作傳奇

稱近松余七。與並木千柳若竹笛躬謀著木下蔭間

合戰為一時傳唱

是僅洩胸中鬱勃然未足當一杯酒

享和二年著道

中滕栗毛方言土音地理風俗並以嬉笑怒罵出之

每一篇出遠近爭購。雖山陬僻邨莫不傳觀者

是則當醉

一石。三溪云。小說者流亦出蘇眉山

其著書坐一室書籍雜陳筆硯

並列。杯盤枕衾縱橫狼藉不餘寸隙。禁家人不得闌

入。想見得意引杯獨飲。唾壺擊碎時也嘗夏曉早起。殘月如畫。步到日

本橋下。遊興遽動。單身上程。遊京師浪華三月餘而

還室中枕衾紗縵設置如故。蓋家人亦化之

陳季常家人安

此類。蓋亦

然性偏急。被酒慢罵不可近

緊如首段

有一書賈

著稗史通載一九事。嘗寄食一寺為守其門。一九大

怒醉後見之於稠人中罵之奮拳欲擊為人救解乃止。守門何足耻而怒之近於俗然慢罵使酒反妙天保辛卯八月七日病歿。年五十七。臨歿遺言門人曰必火化吾屍門人從之。及點火星光數道從屍中迸出審視之則烟火管也。死後尚愚弄人如此。三溪云每篇結局用意妙甚

種彦

種彦名知久高屋氏稱彦四郎德川氏世臣食祿二百是為後來蒙譴基本本姓橫手氏系出甲斐猛將橫手某種彦初工畫善俳歌。應父誠以俳歌號愛雀軒又足薪翁後以小說得名而倭紫田舍源氏一書根據源語翻為

近古事文詞麗絕妙入人情大行于世因顏其淺艸

堀田原所居樓曰倭紫樓。田舍源氏是一世著述心

禍為主腦時俳優有坂東三津五郎者精其伎種彦容

貌酷肖醉後戲扮之人誤以為真因或稱三彦乃戲

文署其字以代印章云。此段就肖俳優描出容

嘗謂小說家猶俳優娼妓也。優以小說擬俳使妓之容

色絕麗不副以錦綺珠玉優之伎藝超群不藉以脚

色華飾未足以動人也。若曰容貌之美伎藝之妙作

者有縱橫之才變化之筆不得畫圖之妙雕刻之工

則豈求洛紙遽貴可得乎。後文投意既既昔俳優中村

秀鶴學伎未精。位在中品。把排優來伴講。反不將娼妓比較。一是省煩。一是避板。歲首例演工藤祐經事。秀鶴與其儕輩著麻袍。列立背後。儕輩惡其賤役。不措意。獨秀鶴從事甚力。每場畢。自褶整其所著袍藏之。經數日稜角如新。觀者異之。伎益進。後遂陞上品。可謂善用其心矣。不引名優用萬金裝束。反說中品能。用其拙。此是反襯法。是以種彦所著田舍源氏及諸國物語等書。不獨圖畫雕刊之精。而裝潢著色之美。一出意料外。觀者愛玩。不能釋手也。終收至田舍源氏為小結。天保中幕府執政水野忠邦大革敝政。以稗史小說淫靡傷俗。命毀其書。或謂忠邦曰。彦四為幕府士。著無

用文字。國之蠹也。且其所述田舍源氏者。托以洩宮中陰事宜。處以法。種彦見識不及馬琴。所以為諛間所乘。吏承旨糾察種彦。分疏有理事。得解。然言者不止。憂懼得病。無幾歿。實壬寅七月十八日也。年六十。以田舍源氏終自然。田舍源氏終自然。應。種彦年少氣岸甚峻。動與人忤。父為柳條。不折風。俳句誠之。終身服膺不怠。應首段。善俳歌。又有巧思。其著田舍源氏。所圖樓閣臺榭。構櫺窗櫺。及器物玩好。一出新樣。授意畫工。反覆丁寧。不苟施一筆。後人據興土木。造器物。毫差不差也。就田舍源氏補一筆。

諧談十二則

客賽大佛於南都。過鬻養家其餅曰大佛餅。笑其形小。主人曰。客慣見佛之大。凡入眼者皆小。不獨此也。客以為有理。市之去。不數步。路上見棄兒垂髮被肩。眠在樹下。憐之。曰。何物夜必棄。寧馨兒。因抱之懷。既而恠其軀沈重。諦視之。則乞丐老尼也。絕倒

二

一婦貌醜且妬。醜字是主眼常與夫言。妾若先君死。君莫再娶焉。夫曰諾。未幾婦病死。人勸其續絃。喜從之。婦在冥府。聞之怒甚。訴於閻王曰。妾夫負約。妾將為幽鬼以責其罪。請賜一日之暇。訴得似有理。讀者且覆後半。試猜閻王為何答。

閻王不可曰。幽鬼容貌俏麗。支體纖弱。乃適其選。爾貌不揚。莫以為也。斷得有謂。婦不能答。若以理論其。如是我裁判。雖悍婦。所以不能答也。有一小鬼在傍。低聲曰。娘子何不請為夜叉。此是娘子本分。恰好擬評。然娘子反是不欲。

三

貴官家藏一小瓷壺。云是周時物。口狹而底濶。古色可掬。異樣寶器。說得鄭重極。主人愛玩。不暫去左右。以蓄糖菓充喫茶媒。如此寶物。不秘庫內。反充使用。亦奇。一日會客飲。宴罷供茶。談及古器。乃出示之。客取見。嗟賞不已。主人曰。有糖菓在內。幸見賞味。委曲說入。便妙絕。客乃延一手納口。口稍

澁旋入不能出。主人大驚，百方計較，極力引之，痛甚。客大叫曰：「腕脫矣！」主人益困。倉皇急遽之狀如見坐有一儒生進曰：「昔司馬君實幼時與群兒戲，兒誤墮瓶中，君實擲石瓶破之，兒乃脫，是可做也。」好典乃振鎚擊破其寶壺。著一寶字見其可惜見客五指牢握糖菓，宜其不出也。凡初見如其難者退察之皆似此類

四

大盜授其徒術曰：「凡窺人家，主人或聞其聲響，叱之莫逸去，假為貓鼠聲亂之，猶疑為盜，且啮蝦殼為聲，主人必以為真，置之。然後當下手耳。」貓鼠聲猶想像所及至蝦壳人

未思徒謹如其言，或假貓，或假鼠，各求其似，有一人試為啮殼聲，眾皆以為善，似爭擬之，無及也。貓鼠並足為奇，特學啮壳此是高手大盜曰：「其聲似矣，其所則非也，盍卧而啮之，有高手上更

五

京師多盜，每坊一小營，撥衛卒三名，晝夜巡警。又置吏數十名，檢其勤惰。叙得嚴正，不知何處著此笑話有寒士得選為吏，喜甚，欲籍威驕人。吏職例當養隸二人，難遽辦，乃僦役充之。當時以多帶徒隸為貴官標式也叱咤而行，過一坊，見營中無一人，怒罵曰：「奴輩焉在？」有一老卒匍匐迎拜，吏

語其故。答曰：一卒病，二卒以事出，老奴代之，敢謝不敏。叱風生。吏益怒曰：二卒焉在？盍來謁見！老卒恐惶，不知所答。吏厲聲責之，乃徐答曰：在君背後。一持杖，一執笠者，是也。一身兩役，竄入名簿。糜費廩祿者皆是。吏媿甚，含糊曰：不問既往，他日莫復爾。執笠杖者頓首，其背曰：謹受命。真個絕倒，自己責自己者。

六

一痴人之肆，見鬻笛於鋪，愛之，手播弄良久，插指管口試其寬窄，入而不能出。急殺忙殺，恁地是好哩。欲市以破之，問其直，市人利而故昂之，其人遂如言償之，奔歸，指

猶帶笛，途見一華屋，竹牆四周，中有琴聲，幽眇遠聞。其聲可聞，其人不可見，真是神仙境界。其人心動，排牆延頸，翠簾深垂，笑語隱約，既而寂然，乃欲退頸，而為牆所扼，大喊求救。主人驚，命奴捕之，其人遽呼曰：斯牆當幾直？天下非錢不辨，此人反是不痴。

七

行脚僧過山村賣酒家，見柱繫一人，憫之。使人疑是盜。問主人曰：何故見縛？主人指曰：此奴買酒一吸，譏以為帶酸，誣良枉善，害我利市，是以縛耳。僧為謝之。僻境真有人物，且曰：請一椀以證美醞，主人許之。敬帚自珍，何顧是非。

僧飲未半。蹙額擲椀。背手跪主人前曰。請縛予。公論難欺。

八

國博士家隣有一貧窶傭。其女子頗慧。常往來博士

家。博士愛之。此女子或是鄭康成婢類。女子謂其母曰。博士多藏

古書。兒略通其一二。若伊勢大和兩語。在女子不可

不讀。請為兒求之。母不肯曰。讀書是富貴人家事。非

窶人子所宜也。見母氏有識。父在側。聞之曰。不妨從其所

請。彼即男子遊歷諸州。所費何啻書價。益以二語為

地誌類也。郢書燕說。漢土亦不少此類。

九

強盜劫醫舍。破壁而入。足踏不進。其徒十餘人皆然。

相顧愕眙。逃去。偏為此疑陣奇甚。家人聞其聲。大驚戰慄不

已。既而知其去。大喜。然不知何故。豈有鬼神加護。真是成性。見主

人執藥匙立堂上。訝問之。主人莞爾曰。鼠輩脫生幸

矣。若乃不去。豈有一人生還者乎。果是主人智勇。但不知用何策。家

人恠問殺賊宜用劔戟。何用藥匙。主人有誇色曰。予

自用此匙。來不知所殺幾千人。何況盜賊。奇策妙策。若聞此語。

英雄豪傑應膽落。龜失不獨鼠輩。

十

京師有鬻古器物者。敷席路旁。陳列求售。破釜缺刀

敝筵敗椀。無稍完者。其貨如此。其人可知。有一貴官過焉。見肆中有花瓶。黝黑可愛。喜之。使從者問其直。答曰：二百錢。不輸一文。唯不輸二字。在彼好求價便法。從者低聲曰：貴人見微莫低且昂之。市人不曉其意。特抗聲高呼曰：二百文不輸一文。不高其真。而高其聲。妙。

十一

黠賈賣劔於紈袴子。曰：截鐵割石。不啻剖瓜切泥。紈袴信之。償以百金。好箇寶刀。不是天國。即是正宗。欲試之於人。問左右。左右曰：南村之堤有乞丐。雖殺可也。殺人為戲。奉承得毒。紈袴子大喜。夜提劔而往。見乞人被席而卧。眠正熟。

一揮斬之。急走歸。誇其從。曰：一刀兩斷。快甚。落得高興。皆極口稱贊。曰：公子善用之。豈帝劔之利。紈袴子喜甚。率眾往見其屍。屍欠伸而起。猶稱為屍。是從公。罵曰：何物痴漢。復來打余耶。乞人肩癖未愈。何不情渠打來。

十二

一學生窮乏饑餓。平生不信鬼。因甚疑有所謂窮鬼者。問之巫。巫嘗惡生之傲。因恐赫之。且詐教俚歌。以為避鬼符。曰：唱之數日。鬼即逃去。生大喜。一饑渴。乃疑有鬼。器識如此。宜其為巫弄。繞屋唱歌。家人皆笑。生不少顧。唱益急。想其貌之鄙。魯忽有一鬼。面目憔悴。衣服藍縷。踉蹌而奔歌之鄙。

出者。窮鬼果生大喜呼曰。汝得非畏我符耶。鬼顧曰。

否。汝歌鄙俚可笑。欲延友輩來共聞之耳。能拙延客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



譚海卷之一終

